

◆书坛画苑

画笔绘美景 深情献家乡

——姚佩其人其画

周进军

受朋友之邀,我们一行三人前去“姚佩书画培训中心”喝茶。我是书画爱好者,算得上与艺术挨过边,早就有了去画家姚佩先生工作室看看的想法。几年前就听闻,姚佩为人厚道,做事认真,国画了得。他克服重重困难将书画培训中心红红火火办起来,又当选邵东市美术家协会主席,大家都对他的为人和实力钦佩不已。

一走进姚佩的工作室,那挂满墙壁的画作、桌案上的文房四宝和随处摆放的各种颜料,足可见画室主人是一位勤奋的画家。敦实的外貌、质朴的语言和壮实的体魄,这是姚佩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姚佩出生在邵东简家院镇延禄村,祖祖辈辈都以耕地为生。当他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后,大家都惊呼:“草窠里飞出了金凤凰。”在他的记忆里,家乡远离喧嚣,草木葱绿,溪水潺潺,鸟鸣啾啾。这种田园生活,影响了他后来的绘画取向。他在大学系统地学习绘画后,过去对大自然的那种想表达又表达不出来的朦胧感觉,一下子变得清晰完整起来。同去的一位画家朋友向我谈到,姚佩从2015年开始更加注重写生,特别想用自己的艺术语言,来表达对家乡风土人情的热爱。

真不简单,近十年来,姚佩画了一百余件关于邵东风土人情的作品,有山水也有花鸟,鲜活灵动,意境悠远。在写生过程中,他给自己确定两个目标:一是用画笔广泛记录家乡美景,尽己所能宣传家乡人文风景;二是师法自然,期待在大自然中得到更多启发。

三年前,姚佩当选邵东市美术家协会主席,就更加重视对邵东本土风情的宣传,不时组织会员到各乡镇写生,足迹踏遍了邵东的山山水水。此外,作为职业画家的姚佩,开始为自己的艺术寻找一个准确的定位。他最终选择了一条“艺术大众化”的道路。所谓“艺术大众化”,就是艺术要根植于邵东的本土文化,并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他十分动情地解释:“我从乡村里走出来,是那里的一方土地哺育了我,造就了我,岂能让我忘怀?”姚佩说,画家应该用自己的艺术回报家乡,回报社会,多为普通老百姓服务。确立了这样的思想之后,姚佩开始付诸行动。他努力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充实到自己的画作中,而且还经常在画作完成之后仔细地倾听别人的意见。

“其实,艺术过于强调新、奇、怪的东西,脱离了生活,只去追求形式上的美,内

涵反而变得空洞。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推崇的艺术,才有生命力。”姚佩向我们几个侃侃而谈,“画挂在展厅里,光让专家说好不好,要能走进平民百姓家,受到老百姓称赞才算实在的真正的艺术。”接着,姚佩发出感慨:“各人有各人的追求,别人怎么样我不管,至少我是这么想,也是这么去做的。”

俗中见雅,雅俗共赏,这既是姚佩先生的艺术追求,也是他对“艺术大众化”的具体诠释。姚佩以山水画见长,但他的花鸟画同样也很出色。据我了解,他的作品多次在各级大展中获奖,并在《人民美术》《中国美术教育》《美术大观》等众多国家级刊物发表。他的山水花鸟画,题材广泛,多为老百姓司空见惯之物;但一经画出,又平中见奇,多了几分生动和灵气,显得有情有味。其画作中雄伟空灵的大山、苍劲挺拔的树木、古朴庄重的建筑、轻盈秀丽的花卉,无不散发出一种宁静、祥和的生活气息,让人见了倍感亲切和喜爱。

我对姚佩的“艺术大众化”理念十分认同。虽然这句话似乎并不新鲜,但真正能立志于斯,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人实在太少。如何让艺术真正为大众服务,是每个艺术家需要去努力达到的境界。



秋意

朱巨滨 摄

◆思想者营地

携诗入烟尘

楚木湘魂

今年9月,得知社红的组诗《山之阴》被大型文学月刊《湖南文学》以四个版面选登。我虽不懂诗,但是与有荣焉!理由是,社红是我朋友啊!如果我没有记错,他以前有一组《远山笔记》也曾发表于《湖南文学》。我想:你看,他虽然只是个种烟的农民,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与世无争,也不特意经营人脉,可是他的诗还是被承认了、被看见了!

其实诸如其他大型文学期刊《中国诗歌》《西北军事文学》《诗歌世界》,社红的诗也造访过,只是他不惯于声张罢了。他的两部诗集,我也不是从他的嘴里知道的。不记得何年何月认识社红的,反正文学圈内和非文学圈的人提到他,都说他工于诗,是个好人。我不知不觉把我和他归为一类,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好人。后来因为大家在一起办“魏源风”公众号的缘故,不可避免地谈诗,说八卦,笑世间可笑之事,果然感觉到了他令人无法抵抗的实在。

社红是“70后”,住在广庄。广庄有连绵不断的山,一块接一块的土和无尽的田。社红拥有其中的一大片,他把大部分的土地用来种了烟叶。种烟很辛苦,到底怎么辛苦我也不很清楚,反正田里土里的活没有一样是轻松的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社红还很年轻,还没有从金庸的书剑江湖梦里醒过来的时候,他为了文学去闯过京城,就像奔赴梦中

的白月光。他说自己两手空空地去了,两手空空地回来了。我想他不可能是两手空空,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步都算数。他遇到过的人,他领教过的人性,他看见过的平原和大河,都是他的收获。没有前面走的路,就没有后面写的诗。没有前面挑的粪,就没有后面花的香。

那时候,他的同龄人都去了珠三角地区,社红留在了广庄。幸好他有广庄,广庄给不了他功名富贵,但能帮他撑住父亲骤然离世的苦痛,撑住母亲双目失明的苦厄,能给他一壶烧酒煮漫天的月光。他和一家老小住在那里,现实与浪漫交集,悲忧与欢喜交集,锄头铁铲与诗交集。我不知道社红是否偶尔会觉得孤独,毕竟那些好心肠的乡邻不会跟他聊诗,跟他聊诗的两个朋友一个在县城,一个在东莞。我不知道社红是在怎样的时间里,默默地完成了他第一部诗集《山居笔记》。

我读他的诗,总是觉得忧郁、冷清,泛着雪的寒光;即使写颜色鲜艳的樱桃、豌豆的诗,也觉得落寞。我便笑向朋友说:“社红大概是林黛玉转世吧!”但我想,他一定是心疼他的妻、他的村庄,或许也心疼他自己。所以,他的笔就会随着他的心一起疼痛。

社红的诗都写给了他熟悉的那个领域,花椒、白菜、紫苏、霜风……真好,他写的这些文学意象都是我喜欢的东西。他写

花椒“味辛,性却温良”,使我想到了他自己,他不知道自己也是像花椒一样的人吗?他写“从花朵里看到花朵,从泪水里看到泪水”,那么,他不知道会从社红的文字里看到社红吗?

种烟种了那么多年,写诗写了那么多年,社红只希望以诗打动别人,而不是因为他的生活境遇或者别的原因。如果诗打动不了别人,那就不要点赞,不要勉强作夸奖之词——你看,他就是这么认真,像古典小说里那个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人。

社红还有一点好,他不轻贱土地和土地上的劳作,他不以诗为高贵更不以写诗为高贵。喜欢写诗和喜欢种花、喜欢旅游、喜欢美食,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,都是个人的爱好,都是为了在慌张的生活中找一点甜头罢了。我高兴他那么爱写诗,却不会困在诗里。

以我世俗和功利的想法,我希望社红能像余秀华一样,获得一个破茧的机会。他自己从未表示过这样的愿望,一点迹象都没有,但我却替他这样怅怅地想着。同时我也知道,民间被埋没的高手,何止千千万万!

不知不觉,日头西移,这一生已经行程过半。写诗似乎并没有改变社红的境遇,没有给他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,没有给他宝马香车、红酒和咖啡。但我想,在忙中取闲的某一个时光里,他用手指敲击键盘,风从窗户进来,狗趴在脚底下,那一刻之间的安逸,也是略可解这一世风尘劳碌的吧。还有,在写诗的路上,遇到了那么一些与他羽毛相同的人,理解他的人,欣赏他的人,帮助他的人,喜欢他的人,也是可以消解他些许疲乏的吧。

(楚木湘魂,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教师)

◆品茗论文

失意人多作得意文

刘诚龙

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柳公宗元先生这首《江雪》,实在是千古绝调。千啊万啊,极言其大。孤啊独啊,极言其小。苍山如海之雄大画面中,有一个小小的点,面者千山峰,点者蓑笠翁。谁大谁小?这幅诗画中,竟让我感觉,点比面宽,人比山大。

一首二十字小诗,写出了一个人独步千古的大格局,文字之伟奇,可验于此。却有人谓,二十字,有两字同义反复,犯了作诗之忌。什么忌与不忌?好诗百无禁忌,么子词语反复,么子格律不准,好诗可以统统不管。这诗诗眼,恰在孤字,恰在独字。

有说,这是柳公贬谪永州后所作。他一个被贬者,上头瞧不起的,下头指定瞧不起,故柳公去钓寒江雪,喊不动人。柳宗元被贬永州,其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。员外者,是非领导职务。不过,这职务后面还有一个“同正员”,意思是可以享受在职领导一样待遇。柳公贬永州,他到哪里去,好像都不使公权,叫车带人。柳公去小石潭玩,同游的是二三朋友,“隶而从者,崔氏二小生:曰恕己,曰奉壹”,是两个农家小子。

柳公参与“永贞革新”,自以为可以一洗朝政治弊,没想到把自己给洗出牌局了。欲为圣明除弊事,不想圣明除了己。处分后面,还有一个“附加刑”。“纵逢恩赦,不在量移之限。”按古刑罚惯

用语是,“永不叙用”。柳公固然旷达,但在这么大的打击下,心情自然郁闷。柳公不愿与人言,又能与谁言?弦断没谁听,柳公自承,“长为孤囚,不能自明”。柳公只好走进千山万水,只有千山万水才可以解柳公心中千愁万恨。解闷唯有水上山,洗愁唯有山上水。

柳公若不被贬永州,肯定不会有这首《江雪》。朝廷失了一个大臣,文坛得了一首伟诗。以柳公言,他失去了几十年的高官厚禄,却能流芳千古。也不止是这一首《江雪》,柳公贬到永州,他写了《永州八记》,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。也不只是《永州八记》,有人统计了,柳公一生著述,近八成是贬谪之后,含情奋撰。柳公自谓,“投迹山水地,放情咏《离骚》”。

“宗元无异能,独好为文章。”这是柳公命运自由落体后,他之夫子自道。柳公做了员外司马,非领导职务,政事无权参与,他把精力与心思,七八九成放在文学创作上。白居易曾说:“刺史,守士臣,不可远观游;群吏,执事官,不敢自暇佚;唯司马绵绵,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。”朝廷贬柳公,似乎是叫他来振兴文学的。柳公不负朝廷之望,与韩愈一起,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

人穷而词工,人不经过命运的落差,还真爬不上文学的高度。命运往下落,文学往上升,屈原如是,贾谊如是,杜甫如是,苏轼如是。(刘诚龙,邵阳市文联副主席)

◆世相漫议

凡事不要“想当然”

李化球

我有一幅漫画。画上,老师问学生:“山东半岛与海南岛哪个大?”一位学生想:“半岛不就是岛的一半嘛!”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当然是海南岛大嘛!”殊不知,山东半岛的面积是海南岛的几倍。还有一幅漫画,也是画的老师问学生:“拿破仑是个什么人?”有位学生“顾名思义”,说“拿破轮(仑)的肯定是个修车补胎的嘛!”以上两幅漫画都是批评“想当然”的。

有人说:“漫画中往往也有漫画家自己的影子。”此话的确不错。“想当然”似乎是不不少人(包括本人)的习惯性思维,总以为某某事物大概如此,应该如此,甚至当然如此。其实往往大谬不然。比如在语言文字方面,我曾因笃信“秀才识字认半边”,将“杞人忧天”的“杞”读成了“己”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某名牌大学一位校长也将“鸿鹄之志”的“鹄”念成了“浩”。

1999年,我在《中国中学生报》

◆文艺广角

唐慧忠长篇小说《一年》出版

近日,唐慧忠的长篇小说《一年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唐慧忠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一级监察官,现任职于新邵县纪委监委。2003年以来,唐慧忠先后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共100万余字,并出版散文集《人生显微镜》。《一年》是一部反映乡镇干部工作和生活的长篇小说,是湖南省

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。小说讲述了以城关镇党委书记尹志刚为代表的新一代基层干部,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,带领村民追随时代的脚步,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。该作品深入地写出了乡镇干部如何与民同行、服务老百姓、为民办实事的故事,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。(杨能广)